

尚書考異

一



尚書考異

一 梅鷺著

中華書局

尚書考異

二

梅鷟著

中華書局

# 校定尙書考異序

尙書二十五篇之古文，東晉方出。經唐時以列於五經正義。先後數百年間，儒者固覺爲僞。自南宋吳氏棫昌言攻之下逮今日，而著書抉剔其罅漏者，輩出明旌德梅氏鷟其一也。予嘗求得鷟所撰考異讀之，歎其絕有佳者。蓋元吳氏澄雖有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之論，而羅列書傳以相證驗，實至驚乃始近密。如言人心道心出於荀子所引道經，言舞干羽有苗格出於淮南子，及言割裂論語與夫改竄左傳之失其本旨者，往往精確不磨，切中僞古文要害，卓然可傳也。但其書不甚顯於世，故著錄家有五卷四卷，一卷之不同，而書名或稱考異，或稱譜，文字亦彼此多寡分合互異。近孫伯淵先生蒐訪善本，詳加校正，將以刊布，因其宜哉。或者曰：閻氏若璩疏證言尙書譜讀之殊武斷，然當創開戈獲時，亦足以驚作僞者之魄。採其若干條散各卷中，然則有疏證，殆可無此書已。予曰：否。流證第三卷言大禹謨、泰誓、武成、句句有本，言襲用論語、孝經、易、書、詩、周禮、禮記、左國、爾雅、孟、荀、老、文、列、莊，其中採鷟語必多。今全卷有錄無書，然則鷟書之存，正可補疏證之缺，而烏可廢耶？且夫學問之道，無窮者也是。故有若梅氏此書之不知孔壁真古文逸十六篇，而誤信正義，指作張霸百兩之類。俟閻氏正之，而梅氏閻氏皆不知真泰誓伏孔皆有，卽史記所載鄭康成所注之類。又俟惠徵君棟之古文尙書考出而後正之，然則凡其得之失之，皆一不相掩。而梅氏此書自無妨與。閻惠並行，以待後學之博觀也。鷟字某，正德癸酉舉人，官國子學正，見

旌德縣志。閩氏又言其兄鵠字幼穀。一字百一。正德丁丑進士。撰述頗夥。亦疑古文。今雖無所傳。當與鵠議論大致相同矣。嘉慶壬申年十月望前一日。元和顧廣圻序。時寓江寧之孫忠愍公祠。

## 尙書考異序

尙書二十九篇之外，有張霸僞書。自漢時已罷黜不傳於世。後有晉梅頤之廿五篇，并託孔安國序傳。謂之古文。六朝已來不能識別。水經注、北堂書鈔等俱引其文。唐傅仁均僧一行至以僞允征五子歌詞考辨歷法。而孔氏穎達竟列爲五經正義。梅氏僞書矯誣五帝三王。疑誤後學。實經學之一尾。至宋吳氏棫及朱晦庵始覺其非真。朱氏疑古文易讀。言書傳是魏晉閒人作。託安國爲名。似與孔叢子同出一手。尙不能探索證據。折服人心也。明梅氏驚創爲考異。就僞書本文。究其據摭錯謬之處。條舉件繫加總論。於前存舊文於後。於是閻氏若璩推廣爲疏證。惠氏棟宋氏鑒皆相繼辯駁。世儒方信廿五篇孔傳之不可雜於二十九篇矣。然其書自唐列於學官。不敢公言廢斥。乾隆五十二年。故紀相國昀校上四庫書。以梅氏驚考異所言孔安國序并增多之廿五篇悉雜取傳記中語以成文。指摘皆有依據。其爲依託佐證顯然。奏蒙高宗純皇帝睿鑒。始有定論。而海內窮經之士。若披雲霧覩天日矣。顧其書藏在祕閣。傳寫不易。今閻氏疏證及惠氏宋氏之書皆有刊本。惟梅氏考異在前。反不行於世。予嘗憾焉。揚州鮑君均著古教素屬爲闇影。嘉惠後學。因與顧君廣折及銕君樹玉。悉心讎校。按各本卷數字句繁簡殊異。或梅氏成書時又有更定。茲得舊寫本。合取其長錄爲定本。共成六卷。至梅氏以真泰誓爲僞作。則承馬氏融之誤。以孔壁真古文十六篇爲卽張霸書。則承孔氏穎達之誤。雖非己說。亦千慮之失。後人已覺其非。不復刪除。

條辨嗚呼僞爲廿五篇者晉之梅氏指駁廿五篇者明之梅氏亂經之罪卽自一家發之悖出悖入豈非天道好還聖人所以言矯誣之禍甚於殺人也明人性靈爲舉業所汨一代通經之士甚少惟以詞章傳世如梅氏之守經據古有功聖學足稱一代名儒不可使後學不見其書今爲流布以廣其傳且以宣國家表章經學之指其梅氏族望官位已詳顧君序中茲不贅嘉慶癸酉歲三月廿二日孫星衍序

# 尚書考異卷第一

明 旌德梅 鶯著

史記儒林傳

伏生者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以試第次補廷尉史張湯以爲奏讞掾後爲御史大夫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此矣今按太史公當漢武帝時僞說未滋故其言多可信如云伏生書出於壁藏獨得二十九篇又云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歷歷皆可信然則漢文帝時非無尚書也求能治尚書者耳山東諸大師非無治尚書者皆伏生弟子而推隆於宗師云耳晉人不知遂創爲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其誕妄不足信可知矣今伏生書見在古今所引者皆如此昭然日星之明失其本經者何篇以意屬讀者何章何句也邪又太史公未嘗言安國古文出於壁藏旣曰頗能言又曰蓋尚書滋多於此矣其言容有抑揚哉

漢書藝文志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今按漢書與史記異者數處。古文經四十六卷。史記無此句。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史記無此句。魯共王壞宅以書還孔氏事。史記不載。孔安國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史記不載。二十九卷。史記作二十九篇。蓋一篇爲一卷也。漢書與史記不同者。若此。宜從史記爲當然。百篇之序。史記班班可考。但孟堅以爲孔子爲之晦翁不可也。

後漢書儒林傳

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

傳從兄子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歟八世皆爲博士牟長習歐陽尚書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宋登傳歐陽尚書張駢傳大夏侯尚書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周防師事蓋豫受古文尚書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楊倫師事司徒下鴻習古文尚書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今按范蔚宗歷述伏生今文書及安國古文書傳授顛末較然可尋遂盡除去誕妄不經之說使人得有所考有以知晉人古文二十五篇決非安國所傳之本何其精詳而饒當也哉班孟堅於是乎有愧矣何者伏生書傳之三家皆得立世固無疑安國書獨不得立世遂以爲流落人間直至東晉始顯今觀安國傳之數世至孔僖世傳古文尚書則其子孫之傳者也都尉朝庸譚尹敏蓋豫周防丁鴻楊倫杜林賈逵馬融鄭元則其弟子之相傳者也雖不得立之學官而其家傳及弟子之相傳正爲先漢之僞古文而非晉人始出之古文明矣

隋經籍志

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

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秦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赜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今按隋志雖約史記兩漢書而爲之然其言時與史漢書乖戾者多首以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蓋以秦誓足二十九篇之數遂使後人承訛踵誤其失一也。不志倪寬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其失二也不書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周防師事蓋豫受古文尚書其失三也不書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其失四也。於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

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下不書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其失五也其下遂變文云然其所傳惟二十  
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其失六也又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  
者其失七也又其後不書王肅得見安國古文尙書及皇甫謐梁柳鄭沖等所傳安國古文尙書次第其  
失八也所以有此八失者蓋不知二十九篇本以序言而非僞秦誓又不知都尉朝庸生倪寬尹敏蓋豫  
周防孔僖杜林賈逵馬融鄭元所傳古文同一張霸所作者遂誤以都尉朝庸生所傳者爲東晉梅頤所  
上而以杜賈馬鄭所傳者然後爲張霸僞書故也夫隋志徒知都尉朝庸生爲尙書古文學未得立者爲  
卽梅頤所上而不知孔僖紹孔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實卽十六篇張霸等所作之古文而非二十五  
篇之古文然則隋志之失昭昭矣

伏生今文書二十九篇

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肅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  
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乃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  
隸者當時所行之字也故曰今文孔穎達曰秦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遷因以入於  
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蔡沈曰伏生本二十八篇今加秦誓一篇故爲二十九篇耳驚曰孔氏  
蔡氏皆瞽說也史記儒林傳言秦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  
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則伏生壁藏之時初不止二十九篇其後亡數十篇獨得此耳是二十九

篇皆伏生壁藏者安得謂今加秦誓一篇故爲二十九篇哉且伏生於漢定兵熄之時得二十九篇正高惠之間其後至文帝時始授晁錯然又更景帝至武帝末年張霸僞秦誓始出故馬融云秦誓後出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秦誓別錄曰民有得秦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伏生當漢初定之時卽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安得謂太史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事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哉漢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乎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今按藝文志所言所以疏史記儒林傳之言也見百篇之書共序爲百一篇亡失者七十二篇止求得二十九篇二十九篇之內二十八篇爲尚書經而一篇爲序其言明甚東晉時僞作孔安國尚書傳序者亦知此意故曰今所定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可見書序正在二十九篇之數內矣馬融等所注二十九篇者正謂此也尚何言哉試以史記考之則百篇之序散見於夏殷周本紀中雖不盡完備然頗末可考正可以見伏生二十九篇之經乃并序言之而非以僞秦誓矣故曰孔氏蔡氏皆誓說也

尚書大傳三卷

崇文總目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元注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援經而申證

云。晁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陳氏曰。凡八十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未必當時本書也。今按伏生大傳。亦多虛辭濫說。故其後世多作僞書。非伏生之爲僞也。後之爲僞者。由是而出也。卜子夏門人田子方流而爲莊周。況伏生乎。然大司農鄭元爲之注。必其書多有可採者故也。年且百歲。乃授晁錯之時。今晁氏以爲歐陽生張生當是時從學焉。則妄矣。當漢定求書出其壁藏。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年何嘗及百歲耶。且百歲之翁。音聲訛誤。先後差舛。又安能作傳三篇。都爲三卷者哉。又曰。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者。凡皆無徵不信之辭也。漢世之鄭元。以大儒而爲之注。異世之晁氏。乃因晉人失其本經之言。而遂架空臆說。其亦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欲以稱量事物。豈不繆哉。

古文二十五篇

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問命。此二十五篇者。云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耄之後。而安國爲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内。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

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藏之中。不能損一字哉。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臨川吳先生曰。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秦誓。共二十九篇。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雖在而辭義兼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遠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篇。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之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尙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壁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旣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解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夫以吳氏及朱子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

十五篇自爲卷袞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鷙按吳氏朱子吳先生三大儒之論如此凡皆迺出常情洞燭真僞無所因襲之見此所以爲豪傑聖賢也夫豈雷同附和并爲一談牢不可破者可企而及之哉然則不內炤於心求其真是所在而往往首鼠兩端又或噤默不敢出一聲者正所謂昧其是非之本心者也其不得罪於三先生者幾希矣吳先生文集中又嘗有詩云先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乃伏生者遺像宜鑄金其所以寶愛聖經而掊擊僞書者何其嚴哉

古文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之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博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夾漈鄭氏曰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元爲之注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野書然易以今文雖失古意但參之古書於理無礙亦足矣明皇之時去隸書既遠不通變古之義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尤多臣於是考今書之文無妨於義者從今有妨於義者從古庶古今文義兩不相違曰書考迨武成而未及終編又有書

辨訛七卷皆可見矣。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又變而爲俗書矣。何尚書獨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爲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往往人猶以僻書與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畜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爲科斗書。傳於唐者爲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今校鄭夾漈云：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以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蓋正指隸書爲隋唐之古文。未嘗以科斗言也。晁氏又云：安國以隸寫籀謂之籀古。則知以隸爲古文者乃晉人假安國之自稱已如此。馬端臨不知此意。言雖明而徒爲贅耳。至其餘所言者則承訛踵誤全無考證。皆妄說也。夫朝乃安國弟子。未嘗授東晉古文也。信乃安國數代曾孫。亦未嘗授東晉時古文也。兒寬以親受學安國亦未曾受太史公以親見安國。皆未曾見而云又復晦昧數百年。則其求晦昧之前所見者果何人耶？所傳者果何書耶？學者亦可以自悟矣。朱子曰：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遇特之見豈鼠肝蛙腹者所能及也耶。